

文学世界

Literary World





(上) 第二屆華文文學大同世界國際會議。中：馬漢茂（德國）左：犁青（香港）。

(下) 海峽兩岸詩人《詩刊》聚談會。(坐位)：屠岸、臧克家、卡之琳、艾青、洛夫、馮至、賀敬之、卡桑（站位）：公劉、犁青、鄒荻帆、高瑛、楊子敏、張志民、邵燕祥、辛鬱、張默、綠原、雁翼、碧果、劉湛秋、李瑛、柯岩、張望、管管、謝冕、張鈺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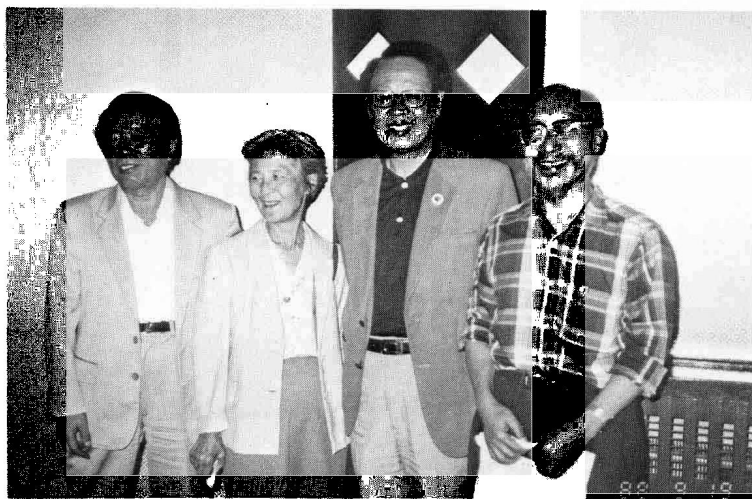




張默向艾青問好
(中為洛夫)



(站) 張默、張瑩、晏明、洛夫、管管、犁青
(坐) 碧果、辛鬱、袁可嘉、商禽。



當代中國著名詩人
鄭荻帆、陳敬容、
洛夫、公劉

文學世界

第四期目錄

封二

文學世界作家詩人近照

封三

台灣詩人返鄉照片

刊前語

華文華人文學論集（專輯之一）

香港

文學世界社：由一九八八年的華文文學交流活動談起

華文文學

廣州

潘亞敬：華文文學發展的新趨勢

新加坡

田流：東南亞華文文學發展概述

新加坡

陳松沾：簡論東南亞華文文學的前途

華人文學

香港

黃文湘：美國華人文學劇作的成就

故國家園情（專輯之二）

遊踪履跡

香港

犁青：這一個月夜夜月圓

探親行

台灣

洛夫：長城秋風裏 桂林山水中

台灣

張默：西湖之憶

台灣

辛鬱：母親的嫁妝

文學研究和創作

海峽論壇

北京

杜元明：略談《現代台灣文學史》

台灣

林煥彰：詩在現在世界中扮演的角色和地位

名家研究

香港

余思牧：淡交如水，大道若絃

上海

魏威：勞倫斯研究和中國當代新文化

文學評介

安徽

沈敏特：人性，不斷地超越

長沙

李元洛：好趁江山尋勝境 附：窈窕桂林（四首）

泰國

李少儒：撿拾自大眾生活的心聲

香港

巴桐：二龍傳奇

長篇小說 中篇小說

長沙

孫健忠：哦，罌粟花

短篇小說

小小說 散文世界

香港的詩

台灣的詩 編後記

泰國	年臘梅：生命之歌	一七七
福建	林承璜：忘年之交	一九二
菲律賓	靜濤：傷逝	二〇六
印尼	籬夏：校長張延中	二一四
印尼	茜茜麗亞：火車流浪者	二四一
香港	宋詒瑞：愛倫的辭職	二五三
香港	林湄：新婚的新娘	二六五
新加坡	周粲：吊燈	二七二
武漢	祖慰：黑夜，可人意的黑	二七五
福建	季仲：香港漫筆	二八三
福建	郭風：鳥的散文	二八八
泰國	老羊：愛之歌（三則）	二九二
泰國	夢莉：西湖愁情	二九四
湖南	田雁：湘西風情	二九六
台灣	莫渝：驢子與鄉愁	三〇〇
內蒙古	阿拉坦托娅：我的聲明	三〇三
印尼	高旻：婆羅浮屠佛塔讚歌	三〇八
香港	金力明：山道	三一〇
香港	舒非：隨筆二則	三一三
香港	戴天：習帖三則	三一五
香港	韓牧：與雲同遊（四則）	三一六
香港	張詩劍：詩二首	三一八
台灣	黃河浪：都市短章（四首）	三一九
台灣	《笠》詩社：台灣詩人七人集	三二〇
台灣		三二八

從一九八八年的華文文學 交流活動談起

一

一九八八年，在亞洲地區，是華文文學交流活動頻繁的一年，除了各自國家、地區如大陸、香港、台灣、新加坡、菲律賓、馬來西亞、泰國、日本、韓國（南韓）等各自舉辦過全國性的、地區性的、或主辦某種專題的國際性會議以外，於亞洲地區舉行的區域性會議或世界性的會議也均很頻繁，如：

一月份於台灣台中市舉行了「第三屆亞洲詩人大會」。出席者有亞洲各國、各族的詩人。個別歐洲、美洲籍人也以嘉賓身份參加了會議。赴會者共有一百六十多人。

四月份在馬來西亞馬湖高原舉辦了「第二屆國際文藝營」，及在首都吉隆坡舉行了「第三屆亞洲華文作家會議」。出席者為亞洲各國的華文人文學作家。

八月初旬在南韓首都漢城舉行了「國際筆會」

常年大會。出席者有世界各國、各族的筆會會員代表。

八月中旬在新加坡舉行了「第二屆大同世界國際華文文學會議」，這次會議由德國歌德學院主催，新加坡作家協會主辦。出席者有世界各國華文文學作家和研究者。會議由來自德國的漢學家馬漢茂教授主持。

十一月份在泰國首都曼谷舉行了「第十屆世界詩人大會」。出席者有四十個國家、三百多位的各國、各族的知名詩人。

十二月份在新加坡舉行了由新加坡文藝研究會發起和主辦的「第一屆亞細亞安文藝營」。出席者有大馬、新加坡、泰國、菲律賓、印尼五個國家（亞細安另一成員國汶萊未有代表赴會）的華文文學作家。

在這一連串的國際性的文學會議中，除了「第三屆亞洲詩人大會」由於主辦單位考慮到去台灣地區參加會議的中國大陸的詩人未能獲得「入境」因

而未邀請大陸詩人代表參加，及「第三屆亞洲華文作家會議」，由於發起組織單位是台灣半官方性質的機構，受到立會章程的限制，中國大陸的作家未能被邀參加以外，中國大陸的學者、作家、詩人均參加了「漢城國際筆會」、新加坡的「大同世界國際華文文學會議」、及泰國的「第十屆世界詩人大會」。至於「第一屆亞細亞安文藝營」，由於中國不是亞細亞的成員國，故未參加。其中中國大陸詩人第一次參加有四十個國家三百多位詩人出席的「第十屆世界詩人大會」是一件特有意義的大事。

二

「第一屆亞細亞安文藝營」於十二月廿一至廿五日舉行。會議的主席也是新加坡文藝研究會的主席駱明先生致開幕詞說：「亞細安這個區域組織已有一段歷史了，在民族經濟、文化、體育方面有過很緊密的合作和交流」。「現在，以華文為寫作的作家們共聚一堂，討論問題，交流經驗，共同為未來的發展訂一個方針，求同存異，在不同的環境和條件下，為自己的國家和下一代，獻出作家的心和力」。「我們認為：作家與文學團體的活動家，應該放棄成見，加強合作，努力耕耘，繁榮文藝創作」。「亞細安的作家和文藝團體，應該放眼天下，將文藝推向國外、推向區域，在條件許可時，應該推向世界」。「我們知道：亞細安華文文藝是中國大陸、台灣、香港、澳門以外的重要海內外

（國際）華文文學的一個重要部份和環節。亞細亞文藝較之美、加、歐洲的華文文藝的作家更多，範圍更廣、歷史更久、影響更大。關注這一區域的華文文藝的發展是重要和適時的。因為他對促進區域的整體文藝發展，形成共同認同的國家意識，來豐富國家的多元的民族文學寶藏等都是有利的。亞細安國家的作家們不論是以何種形式，用何種文字表達的文學，都是為各自國家利益服務的」。駱明先生最後呼吁「亞細亞的華文文藝作家必須立足於自己的國家，獻身於自己的國家」。

參加文藝營的有：印尼的馮世才（團長、詩人），茜茜麗亞等，馬來西亞的孟沙（團長、作協主席），韋暈、端木虹、伍良之、馬崙、馬侃等；泰國的方思若（團長、作協主席）、何韻、許靜華（年臘梅）、姚宗偉、楊乾等；菲律賓的陳瓊華（團長）、范鳴美、張燦昭、陳一匡等。會議的主題是：「亞細亞文藝的交流和发展」。

會議在各國代表作了報告之後，討論了來自新加坡作家們提出的十個議題，最後作出了下列幾項決定：

一、在新加坡及其他國家，諸如大馬、泰、菲等地的報章出版亞細安文藝特輯及專輯。包括亞細安華文文藝的：新加坡文藝特輯，大馬文藝特輯，泰華文藝特輯，菲華文藝特輯、印（尼）華文藝特輯，在亞細安各國報章發刊，每年最少五次。

二、成立亞細安文藝華文聯絡中心。會議推舉新加坡為總的聯絡中心。駱明為主席（召集人）。並在各地建立聯絡小組。各國的負責人是：孟沙（大馬）、馮世才（印尼）、方思若（泰國）、張燦昭（菲律賓）。

三、出版亞細安華文文藝叢書，一九八九年開始編纂。

四、設立亞細安華文文藝獎。

五、推動亞細安區域各種語文文學作品的對譯及不同的語文作家的相互聯繫。

六、選定由泰國主辦一九八九年的「第二屆亞細安文藝營」。

大會的論文及決議將於一九八九年二月份的第四十一期「新加坡文藝」刊出。

三

由一九八八年的華文文藝交流活動的情況可以明顯的看出，這些文藝活動有中國的、亞洲區域性的、及世界性的三大範疇。

一、是中國的作家、學者，為弘揚和發展中華文化，不遺餘力的從事各種文藝工作。大陸、台灣、香港這三個地區，均有頻繁的交流活動。大陸地區舉辦的全國性的或地方性的文藝活動，均力求邀請台灣香港及亞洲及世界其他國家的華人、華文作家參加。如珠江電視詩會，安徽毫洲詩會，上海文學史科學研究會等，在香港舉辦的「香港文學國

際研討會」，在深圳舉辦的「粵、港、澳、珠、深五地作家聯誼會」等。而各種為促進海峽兩岸、多岸的文藝交流活動更是頻繁和在實質上有所突破和提高。去年（八七年）十二月下旬香港「文學世界作家、詩人座談會」召開時，有大陸、台灣等七個國家、地區的代表參加。接着今年一月台灣著名詩人洛夫、向明訪問香港，這促成了今年九月份台灣「創世紀」詩人「探親團」成員洛夫、張默、辛鬱、管管、碧果、商禽、張笠等（「藍星」詩刊主編向明也於十一月成行）回鄉。他們歷時一月在長沙、杭州、上海、北京、桂林、廣州、深圳等地實際上會見了大陸的詩人、學者積共三百人以上。並進行了多次的座談會、朗誦會和到復旦大學、北京大學、暨南大學等講學和對話等活動是一件有突破性質的大事。而台灣著名詩人羅門、林耀德到大陸作了二十多次的輪迴講學，台灣作家應鳳凰、秦賢次、丘各容等參加了大陸舉行的文學史料科學研究會；柏楊、張香華回鄉探親，在上海、北京、西安等地造成轟動性的「旋風」，與廣大的大陸讀者、學者見面；瓊瑤的回鄉，也處處會見了熱情、真情歡迎她的大陸讀者和親人；這些台灣學者、作家、詩人回台以後寫了許多詩文。如瓊瑤在「皇冠」雜誌上連載的「剪不斷的鄉愁」，柏楊在「中國時報」連載的「家園」（也同時在新加坡的聯合早報連載），洛夫在「聯合文學」的組詩「重回神州」

（將在「文學世界」第五期刊出）。張默、辛鬱、管管、應鳳凰等寫的優美的詩文，均促進了海峽文藝的交流、溶匯和豐富與提高了中國文學。而中國作家團訪問菲律賓、泰國，及中國大陸、台灣、世界各地的作家川流不息的訪問香港，尤以劉賓雁和陳映真在香港的文學對話，白先勇的「遊園驚夢」在大陸及香港的演出等更是爆炸性的有轟動效應的事件。台灣旅美的學者、作家，如聶華苓、彭邦楨、陳若曦、非馬、秦松、杜國清等，風塵撲撲的回國返鄉，台灣作家王拓、蔣勳等或陪大兵回鄉探親、或趕到新加坡、巴黎等地會見大陸美學家李澤厚、小說家張賢亮等與之作文學或美學的對話……大陸、台灣、香港的作家、詩人紛紛出席亞洲地區或國際性的文學會議等。海峽兩岸、多岸的交流之風激烈吹蕩，波濤洶湧。

二、一九八八年的文藝交流活動，為「華文文學」及「華人文學」的含義作出了明確的界定。而國際性的文學會議，參加者必然是各國、各族的使用各種不同語言文字的作家。如第三屆亞洲詩人會議，第十屆世界詩人大會。歷屆的亞洲詩人會議出版的「亞洲現代詩選」中，均用了中、日、韓三國文字。在「華文文學」方面，華文的母語是中國語，但海外「華文文學」則是各國的少數民族——華族的「華文文學」。（只有新加坡的華族不是「少數」民族）。其效忠和服務的祖國已不是一「中

國」。「亞細亞文藝營」所作出的決議明確的說明這「真理」。在「華人文學」方面，各地的華人均是「炎黃子孫」，但海外華人多數已非「華僑」，而是各自居留國的「公民」或「永久居民」。均須遵從各自居留國的憲法。隨著各國歷史和現實的發展和變化，「華人文學」所使用的語言文字有三種：一是華文，一是英文，一是當地的國語：如印尼文、馬來文、泰文等。一九八九年三月，菲律賓拉利大學中國研究中心，菲律賓中華研究學會、新潮文藝社，世界日報社聯合主辦「社會變革與東南亞華人文學研討會」，研討會已規定大會的論文均以英語發表。出席會議的學者如提交的論文為華文者，應提前上交以便翻譯為英文。由於中華文化、東方文化的悠久歷史，優良傳統，和在當代改革開放時期的創新和發展，「華文文學」和「華人文學」有其存在和發展的社會基礎和歷史需要。

四

（一）當前世界華文文學的中心，在其母國之地——中國。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個組成部份。香港、澳門文學是轉型期、過渡期中的中國文學。在海外的「華文文學」中，新加坡——由於其華族人數占全民百分之七十五以上，華語為國家語言之一，華文為國家流行的文字。新加坡華文文學傳統悠久，過去、目前均是新加坡重要的和有貢獻的文學。加上新加坡政府奉行的積極維護亞細亞集

團國利益的政策，因而，新加坡地區有條件，也在事實上說明它將是國際華文文學另一個中心地區。八八年八月「大同世界國際華文文學會議」在新加坡舉行，與會者討論這一問題，美國華人老詩人、「紅樓夢」學專家周策縱教授也即明確的提出這一總結性的意見。「大同世界國際華文文學會議」和「亞細安文藝營」的召開，也說明了這一點。至於美、歐地區，尤以在美國的華文作家群衆多。隨着世界各國華人經濟的發展和經濟條件的改善，今後仍將是大陸、香港、台灣地區有大量的學者、留學生到美國居留或「移民」的地區。而世界各國日益重視華文和中國文化的研究，美國的自由政策和推崇各國先進文化的環境，也處處促使美國將成爲另一華文中心地區的地位了。八八年以陳若曦爲首倡辦的「世界華文女作家聯誼會」的成立，也說明了這一點。

(二) 在當前世界上，中國文學的地區：大陸、台灣均有健全的政府領導的和民間的文學團體組織，並有健全的，嚴密的文藝政策和條約。它並有全國性的、地區性的、地方的多種層次。在香港、澳門，也有了總的文藝團體。如「作家聯誼會」，「作家協會」等。而在海外華文文學國家；其在民族獨立、發展中的國家方面，「華文文學」在其國家的政治、民族獨立方面有其存在的需要和條件者，華文是「合法」生存的。在對其國家的政

治、經濟的健全發展有需要者，「華文文學」也有其「發展」的必要和前景。有些國家和地區，「華文文學」初期處在被排斥、被歧視、被「警惕」的地位，它成爲「敏感」的問題。這些國家「華文文學」的發展取決於：一是當地民族、政治、經濟的真正獨立和強大，它感到有需要允許和發動華族人民在一切領域（包括文學）參加當地的建設（包括文化建設）。二是當地的華族文學家應主動的爲當地的建設作出有益的貢獻，和當地政府取得密切合作。三是華文的母國的正確對內對外政策，及其母國的政治民主化，經濟建設，科學文化有長足進步，對發展中的國家有吸引力和有「利益」作用者如新加坡，其國家的文學政策是：只反對對「宗教平等、民族平等」有害的，及「宣揚暴力、宣揚色情」文化者，「華文文學」已是該國的國家文學。如馬來西亞、菲律賓，華文文學已逐漸獲得當地政府的承認和尊重，當地的華文文學家或文學團體有的已成爲國家的文學家組織的成員。如泰國，「華文文學」的結社和出版方面已經合法化。只有印尼地區，華文文學尚未有合法生存的機會，只有部份對當地「旅遊」華文文學有利者才可以發表。而在一切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地區，「華文文學」均有生存和發展的社會條件。凡是華人聚居衆多的城市（如有五萬華人的居留地），華文報紙、書店、華文團體，均可遍地開花，蓬勃發展。當今的美國、

加拿大等均已有華文文學團體組織。八八年十二月在英國也已成立了「華文寫作人協會」。

五

一年來的文化交流活動，已為海峽兩岸、多岸的華文文學的匯融、整合工作鋪設了「橋」，奠定了「橋墩」。在美、加、英國，在香港、曼谷、新加坡、菲律賓、馬來西亞等地，均已有一「橋」和「路」。台灣舉行的「第一屆當代中國文學國際學術會議」上，大陸的學者劉再復、謝冕以「論文」出席了會議。我們期待八九年代台灣的雙向探親會進一步解禁，大陸的學者、作家、詩人能陸續的去台灣訪問文友和詩友。我們希望八九年代的大陸、台灣、香港和亞洲國家地區及世界各國的華文、華人作家、文藝團體，能為建立當代的中國文學、華文文學、華人文學作出實質的工作貢獻。八八年，在「粵、港、澳、深、珠五地作家聯誼會」上，曾敏之、劉以鬯先生曾提出建立「世界華文作家協會」問題。部份大陸、香港和台灣的詩人雁翼、丁平、藍海文、文曉村創議組織「世界華文詩人協會」。而香港「文學世界聯誼會」自去年十二月廿五日成立以來，半年中參加為會員者達到十七個國家的作家和詩人、教授、學者。其中且有外國、外族的人士，如韓國的許炯萬、許世旭教授，日本的新川和江、高橋久日晴大詩人等也來參加。一九八八年韓國許炯萬等出版了「文學世界現代詩選」六

十本（韓文／漢字版）。而當「第十屆世界詩人大會」在泰國曼谷召開時，出席者有中國大陸的重要詩人：「詩刊」、「華夏詩報」、「中國詩人」、「詩潮」、「詩林」、「詩歌報」等的主編或編輯張志民、劉湛秋、黎煥頤、野曼、嚴陣、巴彥布、劉文玉、曉鋼、徐剛等，台灣方面有老詩人鍾鼎文、「創世紀」、「藍星」、「笠」、「葡萄園」、「秋水」、「龍族」、「草根」、「陽光小集」等的詩人洛夫、向明、沙白、羅青、向陽、林煥彰、綠蒂、宋廣等卅一名，兩岸詩人聚首一堂，而老詩人鍾鼎文當場表示他希望下一屆的世界詩人大會能在北京召開，台灣詩人能堂堂正正的去北京出席詩人會議，也傳達了他對大陸大詩人艾青的思念。（有關鍾鼎文（番草）與艾青的友誼，在「艾青在桂林」一文內有述及，該文刊在「文學世界」第五期）。這一切說明，亞洲或世界的華文作家、詩人正式組織起來的條件和時機已日趨成熟，尤以「詩」方面。熱切懇望大陸、台灣、香港及亞洲、美、歐、澳各地的華文文學有心者，共同細緻的，切實的進行計劃和籌備工作，籌備組織地區性或國際性的華文詩人、作家會議，為弘揚中華文化，把華文文學，華人文學運動推上新的高峰。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廿六日寫。

世界華文文學發展的新趨勢

——獻給一九八九年華文文學世界

潘亞暉

風水輪流轉——華文文學再度崛起重放光輝

中華民族是個古老而優秀的民族，在歷史長河中創造了光輝燦爛的偉大的中華文明，成為東方巨人。中華文化源遠流長而博大精深，自成體系而獨樹一幟，與歐洲文明並列為世界文明的兩大主流。她對人類有過偉大貢獻，推動世界向前躍進。

孔夫子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智者動，仁者靜；智者樂，仁者壽。」這使筆者聯想到中西文化存在巨大差異的兩大原因：地理環境與經濟條件的不同。華族長期處於農業社會，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使華人過着封閉式的平和安貧的生活。這便是中華文化的根源之一。這種安於現狀的觀念和信仰，便是華人的一種基本精神。這種精神使華人產生偉大的耐力而欠開拓思想和冒險精神。

與此相反，歐洲自然環境不宜發展農業，他們憑藉港灣和海洋，白種雅利安人尋找到另一謀生之道——經營工商業，加強向外掠奪。這使他們特富自由冒險精神，追求民主、自由、個性和自我發展，重個人而輕群體而成暴發戶，與華人追求平靜、持久、群體、統一相反，西方人喜歡動，闖蕩世界各地，崇尚及時行樂。

中西文化比較，對立又互補，可概括為陰與陽，柔與剛，山與海。如此對立統一的關係，恰似中國道教的本質。這兩大體系構成了人類文明——世界文明，二者各一方，缺一不可。然而，這祇是抽象的整體的本質。它們在各自不同階段的運動規律、趨向及其命運際遇又如何呢？很值得我們探討。

按照托佛勒的理論，人類文明經歷了兩次大浪潮——農業時代和工業時代，而現在的世界正面臨着「第三浪潮」——新的文明模式的挑戰。在漫長的農業時代——古代歷史裏，中國以其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而建立了高度發達的農業文明，強盛的國勢使華人自古以來就以「天朝大國」自豪，而「世界主義」觀念則為其偉大的政治理想和計劃依據與宗旨。與此相應，中國文化統一了整個東亞人類的精神，華族在東方實際上建立了一個（文化上）的「中華王國」。

接着，工業革命在歐洲爆發了，這使西方人迅速進入工業時代而躍為世界潮流前列。他們的經濟、軍事實力得到突飛猛進的發展。與此同時，古老的中國卻隨着農業文明的衰落而滑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淵。「落後就要挨打」。中國人民覺悟了，都深知要奮發圖強急起直追。

如今，中國大陸正以巨人般的步伐向「四化」邁進。臺灣海外華人卻歷來精於經商通貨，巨大財富的積累，中西文化的衝撞，使今天的華人華裔更具科學文化水準和富於進取創新精神，他們終於成為世界財富的主要擁有者之一。然而他們深感有錢而無權的困惑，時刻擔心受到排華風浪的襲擊，是以大聲疾呼母國振興統一，迅速進入世界強國前列；同時扎根新土，積極參政議政，以維護自身權益。母國實力強大，華文成為世界通用文字，進而發揚光大中華文化精神，使華人更加緊密團結，形成一股強力，東方文明必將重放光輝。

當今世界正處於一個轉折的歷史時期，工業文明瀕於危機而新文明的曙光已在地平線上升起。近幾百年來，西方文明把全世界捲入「工業化」的漩渦中，並形成「弱肉強食」的局面而使整個東方屈從於西方。但是，風水輪流轉，西方文明發展至今已在衰落，因為它畢竟是種剛硬的東西，根本缺乏持久性（柔的內質），故其「及時行樂」之後便陷入動亂和崩潰，進取但無節制地「增長」，使利欲無限膨脹，違背自然規律而造成災難性的破壞，致使今天人類文明內外都失去平衡而面臨危機。物極必反。持久與和平，已成為當代世人第一性課題，並為世人所共識。東方將以其超越於西方的優勢再度崛起，廿一世紀將是東方文明復興的時期，「中華王國」將成為新世界的中心。經過改造的中西融合的東方文化必將成為統一世界精神體系的核心和主軸，人類正以不可逆轉的趨勢向着「世界大同，天下合一」這一中國儒家最高政治理想前進。這就是世界華文文學的時代背景和思想總綱，也就是為什麼進入八十年代後世界華文文學長足發展欣欣向榮的根本原因所在。明乎此，海內外龍的傳人正為重造中華文明而努力奮鬥，不失時機地迎來中華文化新高潮！基此認識，筆者僅就世界華文文學發展的新趨向略作評述，以期得到拋磚引玉之效。

偉大的凝聚力、向心力和生命力

跨入八十年代，世界華文文學空前繁榮。事實證明，具有五千年悠久文化傳統的中華文學具有無窮的凝聚力、向心力和生命力。

慘遭十年浩劫的中國當代文學，從奄奄一息中驚醒過來，擺脫「工具論」，告別「瞞和騙」，砸爛框

框套套，突破重重禁區，走上康莊大道，經歷傷痕文學，反思文學和改革文學，高舉人道主義旗幟，恢復和發揚現實主義精神，實行創作自由和評論自由，取得輝煌成就，鼓舞億萬人民，推動經濟起飛，大踏步走向世界，也迎來世界走向我們的新趨勢，中西文化交流的結果，使新時期文學面目為之一新，出現了多元化全方位發展的嶄新局面。

港澳地區隨着回歸祖國的進程，結束了歷史屈辱的一頁，進入了過渡期文學，作家隊伍相對穩定並迅速壯大，朝着組織起來的路向前進，文學社團活躍，文學交流頻繁，文學作品如潮湧來，民族歸屬感、使命感和責任心日益加強，自覺地架起兩座橋梁，聯接海峽兩岸，溝通五洲四海，起了不可替代的紐帶作用，同時吸取多種營養，使自身更加健康繁榮而燦爛，一掃「文化沙漠」和「聲色犬馬文學」之譏。

臺灣文學經過五十年代的「戰鬥文學」和六十年代的現代文學的發展，到了七十年代的鄉土文學論戰之後，鄉土文學和現代文學兩大流派從對抗走向交流，各自發現對方的優點長處，取長補短，揚長避短，互學互補的結果，也開創了多元化全方位發展的新局面。儘管作家外流甚多，作品一度質量下降，但由於克服了「橫的移植」的偏頗，有了較多的「縱的繼承」，新生代作家成批崛起，女作家標異領新，作家隊伍不斷擴大，佳作迭出，高手仍多，新秀如林，勢頭喜人。更由於加強了兩岸交流，大陸文學的深厚沉雄，使他們從重技巧轉向關注國家命運和民族前途，形式和內容日趨統一完美。從發展趨向看，臺灣文學在振興統一大業上將作出更加卓越的貢獻。

中國大陸和港澳臺文學，隨着統一大業的推進，將逐步走向融匯，並保持着各自的優勢與特色，在復興中華文化方面各自作出突出而優異的成績，這是毫無疑義的。

中國大陸文學，港澳臺文學和海外華文文學，構成了世界華文文學，而在此偉大交響樂中，中國大陸文學一向起着主旋律作用，隨着大陸文學不斷突破創新，世界華文文學必然獲得發展和繁榮。可見母體文學的自身建設十分重要，其優劣成敗直接影響到世界華文文學的興衰榮枯。反之亦然，臺灣海外華文文學的發展繁榮又反過來推動大陸文學的健康飛躍。幸喜大陸正處於開放改革經濟起飛之秋，而新時期已進入第二個十年，可望今後一二十年之中產生偉大作家和偉大作品，這也是海內外文藝界一致的呼聲和祝願，也是時代賦予中國作家的神聖使命。

比較而言，香港得天獨厚，可充分發揮自由港的優勢，起到溝通引進交流的橋樑作用。短短幾年間，香港過渡期文學成績斐然，迎來了第三次文化高潮（一、二次出現在三四十年代），不僅自身生機勃勃碩

果累累，而且促進海峽兩岸溝通交流和海外華文文學的繁榮發展；這可從劉以鬯主編的《香港文學》、犁青主編的《文學世界》和戴天主編的《八方》等期刊和活動中看出其實績來。

臺灣文學繼續看好，但有隱憂，臺灣意識濃烈的作家容易走向臺獨，使文學偏離民族軌道。這是個危險傾向，已引起各方嚴重關注。可喜的不僅是臺灣文界而且美臺作家直接做工作，如陳若曦等便是，他們穿梭於海峽兩岸，不僅反對達賴分裂西藏的陰謀，而且反對臺獨活動，同時呼籲海外華人為振興中華統一祖國而努力。

石在火種在——中華文學光芒耀四海

海外華文文學，主要是指華文人用華文寫作的文學作品，自然也包括其它民族用華文寫作的文學作品。目前，旅居世界各地的華人華裔約有四千多萬人，華文作家數以百計，美文佳作多如天上繁星，其中優秀者不亞於母國作家作品，其影響力極為深遠，其貢獻也是多方面的，即不僅光大中華文化，維系與母國的密切關係，促進中外文化交流，而且豐富了居住國的文化生活，甚至成為居住國文化的一個組成部份。文學是沒有國界的，文學是心靈交流，走向大同世界的首先也是文學。例如明代亡國前，朱舜水、陳元斌等人流亡扶桑，在友邦傳播中國思想和中華文學，時至今日，日本詩壇和文界仍可找到他們的影響，而在中國文學史上也有他們的一席之地。這在古代，自然為數不多，但到了本世紀二十年代以後，海外華文作家已形成一支實力雄厚的隊伍，並興起了蓬蓬勃勃的華文文運，成果極為可觀，可謂舉世無雙。

著名海外作家陳若曦在《海外作家和本土性》一文中指出：「我以為，海外作家寫作的動機，本身便具本土性。……據我所知，多數人寫作是因為他們非寫不可；是為了解排遣胸中的一股鄉愁。……可以斷言，沒有鄉愁也就沒有海外文學。鄉愁本身就是本土性的內涵。」而她認為海外的定義是「中國大陸和臺灣以外的地區」，最後結論是：「我以為，『海外文學』就是中國文學。」（見《香港文學》五期）劉以鬯也說：「因為中國文學是華文文學的組成部份，而任何地區（包括香港在內）的華文文學都是中國文學的組成部份。」（見《香港文學》二期編後語《沙漠的綠草》）由於各國華文文學發展不平衡，有的已成爲居住國「國家文學」的組成部份，有的正在爭取成爲「國家文學」的支流，有的仍處於僑民文學階段，有的則無意進入居住國文壇仍與中國文學認同，情況複雜，一時難以界定。

海外文學發展至今，已形成兩大塊，一是東南亞地區，二是歐美地區。前者歷史最長，作家最多，作

品也最多，有自己的文社、報刊和期刊，有的已成為「國家文學」的組成部分（如新華和菲華），有的在力爭中（如馬華，泰華），有的則陷入絕境，連華文廣告也被取締（如印尼），情況參差不齊，不能一概而論，有的可視為中國文學的支流，有的可稱之為堂表兄弟文學，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例如美華文學，用陳若曦的話說便是「中國文學」。因為他們「為中國人而寫」，並寄回故土發表或出版。可見地區不同，情況有別，從形式到內容，從寫法到風格，從作家素養到經濟條件都有不同。比較而言，美華文學成就最高而歷史最短，其根本原因在於實現了作家學者化，同時也與社會、經濟、政治等原因有關。

但不管怎樣不同，其精神卻是一致的，即都有一個民族魂，都有一種剪不斷理還亂的悠悠鄉思。海外作家並非中國所獨有，但中國卻是最大的出口國，其海外作家之衆作品之多，居世界各國之冠。海外文學也是世界文學的組成部份。它主要反映旅居海外華人的現實生活。他們生活在異國他邦，在價值觀、審美觀、人生觀、生活方式、思維方式、心理特徵、宗教信仰、語言習慣和風土人情等方面，各國各地都有自己的特色。作為一個作家寫自己所熟悉的是很自然的。海外作家選擇新土長期定居，便成了日久生情日漸諳熟的環境。在他們的作品中出現了故土和新土融匯合為一體的現實。由於各國政治、經濟、社會不同和世態人情的差異，海外文學出現了不同於中國文學的明顯特點，呈現出鮮明的地方色彩和異國情調。這種差異和特色，使世界華文文學更加豐富多彩。然而海外作家有其優勢也有其局限性。竊以為其優勢是越來越大，而局限性會越來越小。

大馬作協顧問方北方說得好：「石在火種在」。伍良之也說：「……還有火種的時候，我們是應該珍惜它，大家一齊來使這火種散發開去吧！」（見《作協十年》）這火種不是別的，就是泰華作協會長方思若所說的中華文化及其傳統美德。當前，世界華文文學之所以能衝破困境走向繁榮，原因是多方面的。本人在《港臺海外華文文學現狀》一文中已有所論述，此處不再贅述。

幾代人共同拚搏迎來文學新高潮

港臺海外華人文學能有今天的成就和發展勢頭，首先不能忘記數以百計南來作家的幕路權樓的開拓之功，其次不能忘記已逝作家嘔心瀝血的奠基之業，第三不能忘記古稀之年的資深作家的功績，沒有他們前仆後繼的無私奉獻，沒有他們的開拓、播種、耕耘，沒有他們的組織、引導、扶植，沒有他們的創作經驗和文學實績，是不可能在異國他邦天涯海角孤島荒林中開放出如此燦爛的海洋文學之花的，即使一時一地

能開花結果，也經不起幾番風浪的摧殘的。所以，這一偉大事業是由五代人共同締造和繼往開來的，是經過近七十年來幾起幾落屢遭挫折而發展起來的，是彌足珍貴的，也是前途無量的。

近十年來，筆者講授中國當代文學兼治港澳臺海外華文文學，跟海外文友接觸頗為廣泛。據我所知，大陸對臺灣海外文學較為關注的有冰心、巴金、王蒙、劉賓雁、劉再復、鄭荻帆、蕭乾、秦牧、艾蕪、雁翼、張潔、張弦、白刃、張辛欣、張賢亮、劉紹棠、劉索拉、譚容、茹志鵡、王安憶、李元洛、流沙河、古華、莫言、武劍青、高曉聲、曉雪、陸文夫、阿城、郭風、從維熙、陳殘雲、黃秋耘、黃慶雲、歐外鵬、陳蘆荻、華朔望、錢鍾書、楊絳、林林、韓萌、賈平凹、錢谷融、王元化、舒婷、北島、顧成、孫紹振、樂黛雲、潘旭瀾、謝冕、田野、孫犁、劉心武、邵燕祥、吳祖光、許傑、洪絲絲等數以百計，從二十多歲到九十多歲可謂五代同堂。

海外亦是如此壯觀，例如菲華作家潘葵邨，許冬橋、陳天懷、陳文華、鍾藝、雲鶴、陳恩、施穎洲、林健民、溫陵氏、林泉、楚復生、邵建寅、丁猷、王禮濤、林泥水、江一涯、寒冰、謝馨、佩瓊、林婷、黃春安、張昭燦、一樂、和權、白凌、平凡、蔡促蓮、秋笛、莎士、小四、蒲公安、小華、文志、瑪寧寧。明克蘭特等，泰華作家吳繼岳、林蝶衣、方思若、巴爾、沈逸文、黃水逼、李少儒、年臘梅、嶺南人、魏登、韓牧、何韻、李棚、老年、蘿莉、白翎、范模士、陳博文、征夫、曾夫、張望、白令海、司馬攻、白雲、姚宗偉等，新華作家方修、力匡、柳北岸、周穎南、駱明、王潤華、賀蘭寧、周榮、杜紅、南子、田流、郭永秀、潘受、李汝琳、林木海、陳劍、李建、懷鷹、黃榮輝、谷衣、楊松年、原甸、梅筠、尤今、尤琴、蓉子、石君、劉筆農、方然、楊涌、杜誠、流軍、謝克、文愷、林也、劉培芳、湘靈、曾徒、史英等，馬華作家方北方、華暈、孟沙、伍良之、甄供、碧澄、方昂、原上草、年紅、吳岸、黃愛薇、何乃健、傅承得、晴川、游川、雲裏風、永樂、金苗、端木虹、蘿平、溫瑞安、方娥貞、呂農沙等，印尼華文作家犁青、黃東平、嚴唯真、林萬里、茜茜麗亞、馮世才等。以上東南亞五國華文作家隊伍十分龐大，少說也在五六百位以上，僅上列百三十名作家中也是五代同堂，從十六歲的瑪寧寧小姐到耄耋之年的潘葵邨、潘受、許冬橋相距七十個春秋。可見東南亞華文文學源遠流長，血緣親戚關係更為密切，無論從歷史淵源還是從現實需要，都是我們研究的重點對象和重要項目。讓我們再看看歐美地區吧！目前海外作家群集美國，隊伍日益壯大，其地位、作用、影響不同凡響，大有後來追上之概，其實他們歷史最短，但成就卻頗為顯著，他們是謝冰瑩、張愛玲、李素、聶華苓、於梨華、陳若曦、叢甦、歐陽子、李黎、曹